

漢書補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弘書云次

卿足下則引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傳稱齊苗

一字次卿 苗川薛人也補注薛縣人也薛並不屬二罔正義表云

苗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前三十

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

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言齊苗川者誤也齊召南云本傳牧

豕海上惟苗川北近海若魯國薛縣東去海絕遠又云苗川國復

推上引史漢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尙可疑其爲苗川人似無可疑

也錢大昕云地理志苗川國二縣無薛縣然高五王傳苗川王終

古曾削四縣安知薛縣不在所削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若干

皆元成以後之制如益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陸城

故屬趙之類類有列傳略見一二未可據志駁傳沈欽韓云苗川

治劇薛蓋劇字之誤洪頡煊云薛當是鄉聚名如東方朔傳平原

厭次人之類先謙案史漢並書薛人則薛非劇義史稱薛縣則非

鄉聚名也薛去苗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削四縣之內史記云

少時爲薛獄吏益引本苗川人其先齊未分故稱齊苗川人因少在薛久故或亦稱爲薛人耳此史家承譌班未及栞正者也少

時爲獄吏有罪免補注先謙曰史記爲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諸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

補注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呂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

合意師古曰奏事不上怒曰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也一曰以病移居補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苗川國復推上弘

注先謙曰一說非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素絲一綫撲滿一枚書題遺之引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補注先謙曰用國人固推弘引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補注

孫曰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生益聞

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卽其證益聞

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補注先謙曰解詳武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山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藪龜龍

古草字

游於沼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浴出圖書父不喪子兒不哭弟

先謙曰

北發渠搜南撫交阯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較撫於交阯也渠搜遠夷之

無短折

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本大戴禮少閒篇盧辨注以北發爲北狄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氏羌徠服與南撫交阯文不相屬制策用爲

對舉蓋誤故弘對略而不言渠搜西域之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穰反

朕甚嘉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

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補注先謙曰官本問上有敢字是

天人之道何所本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馬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屬

統垂業下接物鬼變化四字語似不倫據弘對屬統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

天命之符廢

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乎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

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曰正而

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補注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

末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

刑

補注錢大昭曰當闕本及漢紀並作賞先謙曰官本作賞是

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

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

補注先謙曰即官本作則古即則通用

不奪民時不妨民力

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師古作李奇是之作是引宋祁曰遠疑

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之先謙案李訓遠爲有次第古無此義其

說非也遠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

字徐鍇韻譜遠復也復即退字遠集韻作俊耳景文不能改遠爲俊也

故景文以爲遠疑作後今傳寫誤作俊耳景文不能改遠爲俊也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

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禘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

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人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

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者治之本亦無民字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理則無所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理則無所

補注先謙曰由下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干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

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補注先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禘曰監本

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故畫衣冠異章服而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師古曰比亦

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

反補注先謙曰官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

本無亦字此衍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履上有視字智者

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通下脫墜字南監本闕本及鼂錯所引並有墜字先謙曰官本有墜字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

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補注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

字者是也治要引此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

亦有術字漢紀同

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祁曰天德漸本無

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

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曰斯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本云召入見班門爲金馬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

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名作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

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三十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冊

書答曰補注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敎

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

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補注宋祁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字

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

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絳

飾曰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一歲中至左內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歲徐廣注一云一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

師古曰不於朝廷願辯論

之補注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

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

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所言皆聽曰此日益親貴嘗與公

卿約議

師古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

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

補注先謙曰史記情下有實字

始下無爲字爲讀曰僞

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曰臣爲忠不知臣者曰臣

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

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明也善明諫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恢奇多聞

常稱曰爲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

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補注宋祁云一作滄

北築朔方之郡弘

數諫曰爲罷弊中國曰奉無用之地

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

願罷

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

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曰弘才非不能得一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

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補注沈欽韓曰

公孫弘布被兒竟練袍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曰鈞

名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曰修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亦上僭於君下桓公曰霸亦上僭

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

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類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曰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差別也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曰爲

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

官公卿表引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引始爲御史大夫蓋課書五爲三因置於三年耳先是漢常引列侯爲丞相唯引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引授

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引顯重而文德引行衰

其引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引爲平津侯

補注齊召南曰按志

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引爲

故事至丞相封自引始也時上方興功業斐舉賢良

師古曰斐古屢字

引

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引延

賢人

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謂之遊當庭門而引賓客引別於

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

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執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翹

門不以賢者爲吏屬別開門延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爲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

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爲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

府及州郡皆得作閤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別而書籍字形往往外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諫曰官本閣作閤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

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音他活反補注李楨曰說文糲米

一斛春九斗曰糲廣韻糲精細

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

也不當作糲先諫曰官本作糲故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

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

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張橫不與內中

疑其矯焉弘數曰甯奉祿皆已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逢惡賓不逢故人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

注意疑也陳平張諸常與弘有隙補注宋祁曰無近遠雖陽與善

湯二傳並同此文後竟報其過補注先諫曰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己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

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恐病死無已塞責師古曰

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三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曰

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

爲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末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

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

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

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下過意擢臣引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意猶言過垂恩意先謙曰官木下字不重是史記不重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引行能不足

曰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塞

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宏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

者皇恐避位蓋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曰成下脫上

亦非得已也

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遭遇石武師古曰右亦上

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禍據顏注亦當是禍字史記作遭遇

素隱引顏云言遭遇亂時而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篆文與

禍相涉因譌未易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

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世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

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

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補注先

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恙憂也以

言罹霜露寒涼之疾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

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自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燾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

此連牛酒雜帛為文謂因居數月有廖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

年八十終丞相位

補注先謙曰陳闡年云按史記引以建元元年徵爲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凡十一年

年七十一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

入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

師古曰繼

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師古曰言

又鉅勿反菴音力之反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補注郭嵩焘曰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爲丘虛依師古前注

則此不當至賀屈氂時壞曰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補注先謙曰說文庫兵車

讀虛爲墟

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

師古曰惇厚也音敦

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在廣下

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

坐論爲城曰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曰來股肱在位身行

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

粟之飯奉祿曰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

衣服有品補注先謙曰自本而率下篤俗者也

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

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下

而外爲詭服曰釣虛譽者殊科

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補注先謙

曰富厚官本作厚富

夫表德章義所曰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引後子

孫之次見爲適者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補注先謙曰次謂世次

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

補注何焯曰此莽借宏以自衰大耳史家不探其隱而錄之

卜式河南人也曰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

脫音他活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他作徒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

矣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

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補注先謙曰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

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

不善者殺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輪財必有所欲補注齊召南曰按平準書作持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

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爲傳與式曰天子誅匈奴

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奴愚曰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

曰聞上旨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曰

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不報式但云不報則疑爲不報

弘言矣式字似當有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曰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在載籍中也若無籍字則所上者何物乎上識式姓名曰是

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成邊也一人出三百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

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燾曰漢律踐更過更謂之繇成出

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成錢者下云式

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

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

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曰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

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曰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諷

初式不

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少蹟

而牧羊師古曰蹟卽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蹟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少作草注作屨卽今草屨也引

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

歲餘羊肥息

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上過其羊

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

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上過其羊

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曰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

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邱巨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也下顏音巨呂反巨與邱同兵乃巨之誤文巨去雙聲兵去非雙

聲也呂與巨形涉遂誤爲巨

毋令敗壞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緹氏令緹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古曰

曰爲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謀最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

拜爲齊王

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

其爲下者宜出財曰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

使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

曰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稱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舉齊地言之沈欽韓曰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三齊射

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上賢之下詔

手五千則臨苗習弩古今所同先謙曰博昌千乘縣

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沈謙曰官本注

孔子下有曰字是引宋祁曰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沈謙曰官本注

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補注沈謙曰官本注

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德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

徵也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

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師古曰晉說是

索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

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謂瓚說是官本無晉說

是也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蓄作畜注同番作蕃並是惟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補注宋祁

日惑一作或注同王念孫曰惑字本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本書惑多作或

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

日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爲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字是也史記作金六十斤又詔文與此多不同元鼎中

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

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何焯

曰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也貶秩爲太子太傅呂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尙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

謂博士補注王念孫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謂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

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

凡眾也養主給亨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亨炊也養音弋

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千

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賦文諸君之誰當貴者相

工指兒寬曰彼生富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遠相工通刺兒寬結膠

漆之契徒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親如僕狀恩深踰時行

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

質作

補注先謙曰質作爲人庸也司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馬相如傳顏注庸卽謂質作者

如此曰射策爲掌故

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屬太常主故事

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日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

是也補注郭嵩焘曰此廷尉官屬不與郡卒史同文學卒史主行文書下云除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讞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

額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

知蘇說非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

音之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爲從

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

諸司公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請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

皆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一曰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

奏字先謙曰一當爲下

其材曰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

日鄉讀師古曰寬爲奏讞掾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

夫曰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尙書

一篇補注朱一新曰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在元鼎四年師古曰下寬旣

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補注先謙曰與猶接待也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

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

溝瀆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曰益溉鄠國旁高卽之

田此則於鄠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溉漑耳今雍

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尙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

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

曰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

東本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

此也之時不卽徵收也貸音土

代反補注先謙曰裁審度也開謂寬裕狹謂窘迫

呂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綴屬

不絕師古曰綴索也言輪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者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苞氏論語注負者

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褌裹兒負之

背也此綴屬卽上擔負者師古妄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綴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卽上擔負者綴

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綴下云撝穎也穎下云負兒衣本不

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後漢書注穎下云負兒衣本不

紀李奇注襪絡也以縮布爲之絡負小兒匡謬正俗云綴負謂以

繩絡而負之與此注意同顏本不誤俗書綴爲綴課更呂最上由

故文選蜀都賦蘇鑣巨萬劉注訓鑣爲錢貫也師古曰放依諸儒對者五

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呂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涪曰麻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度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解輯楫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度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

曰揖當為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皇紀搏心揖志亦與
揖義同小顏既知揖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詎瓊說為不通耶且虞
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踏誤朱一新曰顏云瓊說不通者謂
輯揖本同字不煩改讀瓊乃謂揖當為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為不
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天地並

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曰為封禪告成合

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補注宋祿

雅然於文為不辭文選舞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舉也祇戒

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為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祇戒

精專曰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唯聖

主所由補注先謙制定其當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

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

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金聲而玉

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曰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儀采備衛曰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

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

連也音之欲反閒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

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補注先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神樂

四合各有方象如渚曰四方色及五曰丞嘉祀爲萬世則師古曰

補注先諱曰丞同承孝經注前疑後丞釋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

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

肅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

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

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亨也閏讀與

開同補注李植曰武紀是歲登封在夏四月距冬至尙遠蘇說非

也景謂景象武紀云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帝意封禪必有光應

是以開門候之癸亥宗祀即上云宗祀天地也甲子爲癸亥明日

上元即指甲子爲六十日之元肅雍永亨即上云薦禮百神也爾

雅永遐也遠也遐遠有偏及之象猶虞書言偏於羣神也李慈銘

曰亨當作亨古亨字通然說文無亨字先謙曰注謂日下當有

下字太元官本作大元是郊祀志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謂以本瑞

改建元年是歲以封禪改元元封亦其義也時尚未改故言將建

大元不指太初歷本瑞亦不追指白麟之屬公卿表寬以元封元

年為御史大夫從封泰山即在是歲而改定太初歷在後本傳詳

之上元甲子不應豫指大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祭

初元年事也亨官本作享充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

日郊祀志云其夜若有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象日昭明也降下

光豐有白雲出封中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注

符應曰報德化補注先謙曰官本正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注

文充作見注大作天是上日作白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注

先謙曰官本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臣下有寬字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

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

褚大源自為得御史大夫宋肅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為下官

本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曰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得字

主父而歎息

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

補注先謙曰史記公孫弘傳後錄此贊拔作試

引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礪出

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師古曰版築博說也飯牛甯賊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

反補注先謙曰明官本作朋是史贊同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

補注宋祁曰南本令作律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皋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

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滑稽傳索隱引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破辭林謂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鸞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顏說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數則唐都洛下閔

補注先謙曰史贊洛作落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

師古曰紀記也

是曰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呂儒術進劉向王褒呂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

師古曰邵

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補注先謙曰史贊無

嚴延年

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師古曰次於武帝時補注郭嵩

張敞 帝曰疑當作參諸名臣經文其
諸二字多連用益一聲之疾徐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終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師古曰稱爲兒者言其尙幼小也還

鼠盜肉父怒笞湯掘熏得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記掘熏作掘窟劫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

厥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曰傳當作

傳傳音附謂附於爰書也顏訓爲傳述似非先謙曰各本無作傳

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集解引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

以此書易其辭處雖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

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分與前辭同不也索隱引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爲易與韋顏訓換同湯爲兒戲不必如平

日有移換他官考實之事捕得盜鼠亦豈煩三日復問蘇顏說是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構竊誘賄用蘇顏解爲傳囚失之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

獄成矣掠治遁有爰書訊鞠然併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

後論上故下言父視其文辭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

謂成按耳于定國杜援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先謙曰治獄之文

已具於上宋說是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

也補注劉奉世曰傳非逮也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

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書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

從俗呼爲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沈欽韓

曰湯父爲長安丞丞主獄凡傳逮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謂律

令也先謙曰劉訓爰書於義亦通但謂父以此使之書獄則非父

湯父驚異其文辭令書獄使練習非以其曉書體也沈說近之

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補注齊召南曰

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卽以罪免矣此周陽侯

卽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

言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

不亦誤乎王啟原曰田勝爲卿百官表闕蓋在景帝後元之末

五十四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此周陽侯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此周陽侯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具爲治

獄之意直

如淳曰決獄

之書謂律令

不當先言掠治

矣傳者傳

非律令也

沈欽韓

非泛謂律

令也

沈說近之

齊召南曰

師古曰

爲此官也調

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卽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

音徒釣反謂掘地爲院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

諱也武安侯爲丞相田蚡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

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補注錢大昭曰以循

分供職者爲拘泥也王闕運曰言以文法律令

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

見者如此先謙曰王李說是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

之如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曰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爲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

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

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謂岳曰汝當知足而

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先謙曰正義乾沒謂無及之而取
他人也或云掄取貨利沒爲已有如水盡涸也諸說以沈爲長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

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補注先謙曰道稱道也與

許也道與之猶言稱許之也顏訓道為道義則存道與之為不辭

史記作陽是時上方鄉文學讀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

存慕之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兒寬是其一讀平亭

附讀日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

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亭字史記通典同顏云為讞

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所

見本多平字就為之說實則亭訓均調平亦均調並無異話也史

記無平字是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說多亦字明師古妄加

以右已說讞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涉上

白也請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

五棟藉諫賦雜錄御覽賡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

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

之詞顏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上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

擊令韋昭曰在板擊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

允行者則受而書之以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補注先謙曰言上所

布上美杜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挈舉也史記作繁借字挈

案古通用挈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

疑之疑也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

疑之疑也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

疑之疑也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

疑之疑也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音是挈

卽諫湯推謝

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貴卽摧折而謝也補注郭嵩焘曰推謝二字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

引徐廣曰應一作權是徐所見鄉上意所便

師古曰謂如天子責

本有作權謝者推卽權之壞字

湯之指而言其端也

鄉謂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

注先謙曰如上之意補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

尉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官本無曰字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語故至於此補注劉

微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爲臣議如上責

臣明漢書如下此字爲衍文也劉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爲臣議如

五字轉

罪常釋

臣瓚曰謂常見原也

間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迺

師古曰問謂非當朝奏者補注王闕運曰問卽奏

監掾史某所爲

事猶言有時奏事先謙曰史記問作聞屬上爲句

集解引徐廣曰詔答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先謙尋上下文義連

屬不當於此處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問字亦未安王說是也

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

補注先謙曰

所治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補注劉敞曰吏

學子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

皆當作史先謙

曰史記下兩

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

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其下並

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滄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

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

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卑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闕運曰希冀古字通不

必添幸字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利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言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

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曰爲功

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公卿表元符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符三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卽應補其缺史記表是會渾

二年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

師古曰印

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

羅其事皆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彘并兼之家舞文巧詆曰

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補注何焯曰盛鐵

虐助而成之故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

惡皆歸之湯旰旰多至於日晚旰音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奉世曰並音於是

痛繩曰臯自公卿曰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

隆貴如此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孝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詔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師古曰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曰空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曰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爲字

引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爲字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

曰郭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度

吏士而爲郭蔽以扞寇也郭音之向反至月餘匈奴斬

計也見詰自辯而曰能迺遣山乘郭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

山頭而去是役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舊失失氣也舊音之洗反補注先謙曰失下誤重失字官本不

誤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

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小吏之時及爲大吏而甲所召賈

湯行義有烈士之風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呂字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召傷

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

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

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補注劉奉世曰薦

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

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

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爲地然文似本

無意造事中之也諫於叔桓詐楚王閻運曰薦服訓藉是數

劉訓閱是言李文藉閱內中文事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

文下有書字以事下屬讀是也此剛書字則以文事

上屬爲句不能爲地不爲湯餘地也餘以王解爲長湯有所愛史

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

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事下湯湯治論般文而湯心知

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蹤

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補注先謙曰言於閭里主人家臥病也

湯自往視

病爲謁居摩足趙國曰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

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

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

補注先謙曰兵官本作共是史

記同下有告字郭嵩燾云變告疑漢人常語韓信傳一云變告一

云上書變告正言之則告變也師古傳云上變事史記作言變事上變言變與告變同文此文謀共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

變李文則不詞變下當脫告字

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

送死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書王與傳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

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

帖捺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券臺上書財若干辨云釋疑曰故說解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瘞錢埋墓四隅傳稱盜發者卽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將入朝

是四隅所瘞不在冢藏中也

之時爲至前師古曰至湯念獨丞相曰四時行園當謝補注沈欽

此要約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曰四時行園當謝補注沈欽

元龜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季之月當遣使往諸陵起居蓋

沿漢制後改二時巡陵通典五十二唐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卿

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

行事與漢丞相四時行園之制不異湯無與也不謝下更反與讀

曰豫無豫謂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

不干其事也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

曰見知故縱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

其罪罪之也丞相有兩長史

今此云三者蓋以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曰

守者非正員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冠最邊通學短長師古

術至右內史與朝同司馬遷傳朝錯卽冠錯也邊通學短長師古

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諺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

之謀趨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補注沈欽韓曰劉

向上戰國策云舊號或曰短長鬼谷子權篇智者不用其所短而

用愚人之所長唐趙蕤著長短經命名本此先謙曰官本師古作

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剛

文及注短長史記並作長短又注長短二字集解作行長入短剛

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詛

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曰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

大手相左也右助也是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

證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徵驗左者從旁佐益證成之證以事言

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爲右相悟者爲左助

成其罪名使無所遜飾是相悟也故曰左證顏注楊惲傳曰湯且

言當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據左右爲訓誤曰湯且

欲爲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虛

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了也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

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曰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

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

八輩博責湯

蘇林曰博音主薄之薄薄悉責也師古曰以文薄次第一一責之

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

日分音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

師古曰

扶問反天子重致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

也何多言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迺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史記位作爲

無言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答也言無以答上責望

然謀陷湯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死

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昆弟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

何厚葬爲載言牛車有棺而無槨

補注先謙曰

日欲令湯貧狀上聞糞寃得白也

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補注先謙曰美湯母之智乃盡

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曰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

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尚書令掌奏下尚書文書成帝初置尚書

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後購求得書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顏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

曰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曰朝無舊

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曰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二年咸曰康寧夫親親

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

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詔上有

下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

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安宗廟其益封萬

六百戶

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則元封三千戶也

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干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曰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

朝廷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

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濟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曰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

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曰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曰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

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

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

誠自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

軍後唯天子財哀曰全老臣之命

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財猶少也言惟天子少哀憐之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

師古曰言君尙不可誰更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諱

更作

更誰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曰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

曰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

忌已內憂矣

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福

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

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

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

赦敬曰慰其意安世寤然

師古曰寤益也

職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間

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

病而移居

補注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先謙曰後說非

師古曰與

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爲舉

賢達能

補注先謙曰達薦進也

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爲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爲通先謙曰勿官本作弗顏注後說是有郎

功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

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分之事何所爲長短而自言功

已而郎果遷

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賞令其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曰

過失

師古曰問已有何失

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爲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師古曰較明貌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爲光祿勳郎有醉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旨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諫曰翻

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曰恚怒誣汗衣

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

五職前錄本初學記職官部下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

字通典職官七同周壽昌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

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

皆送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香從入臺護衣

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誣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焘云作

署無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

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

爲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初安世

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獄室古

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

而薪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

爲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

孤幼所曰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誓令受詩爲取

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補注先謙曰廷課官本作庭下竝同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

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

字補注先謙曰官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爲子補

本注在無子下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也賀早死之彭祖又小與上

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廷

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

闕難翁舍南八字爲一句謂處居冢西闕難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

讀曰導師古曰大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雅押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

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爲子而詔仍稱賀時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

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新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百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是呂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

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

意所不及者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問反補注先謙

曰感即憾省文見矣世家索隱左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傳釋文皆可證故顏釋感為恨也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補注先謙非所望也

曰言今遠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顏說失之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補注先謙曰專精神少思慮也安世復

強起視事至秋斃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八月丙寅薨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積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音節事反

也摩唐弩介士謂甲士也音節事反音服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漸本並無也字先謙曰官諡

本書下曰作云無也字是班皮篋古以盛玉後世乃盛弩耳諡曰敬侯賜坐杜東

師古曰坐冢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成前縣南袁字記在明德門南八里俗

呼張車騎冢王啟原曰杜為杜陵之三年安世始薨賜坐陪陵也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杜陵人不應此獨否疑傳寫脫一陵

字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補注錢大昭曰祠堂起於漢龔勝傳勿

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朱邑葬桐鄉西郭外民為起冢立祠後漢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廬舍祠堂崇

借修上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

補注錢大昭曰陳畱風俗富

平縣也別邑在魏郡

補注錢大昭曰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世六世孫純封武始侯先謙曰錢說未審辨見

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已爲有讓迺

徙封平原并一國

補注先謙曰徙封後仍舊名故侯表地志富平并屬平原

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寔諡曰愛侯子勃嗣

補注錢大昕曰表作敞古書勃爲散教與敞字形相涉因譌爲敞耳爲散

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蘇林丞主貢獻物也補注王先惠曰湯傳作獻食丞案續志太官令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

酒果丞主果此獻食丞蓋卽主飲食之左丞太官不主貢獻物蘇說失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

故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補注先謙曰謬官本作繆是

後湯立功

西域世呂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

補注先謙曰其家之閣殿也古

賤得通稱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

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

死分施宗族故舊

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

薄葬不起墳臨尙敬武公主

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詳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敵之既謂元后爲嫂是則元

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

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

近臣游宴放已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爲放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賜甲第充已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

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

服皮曰私官皇后之官也補注錢大昭曰具南監本闕本作其

先謙曰官本作其是

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已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

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

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柞與柞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已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已過放

師古曰以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

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

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

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

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強求不得

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召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

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莽

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

中皆奔走伏匿

師古曰莽古奔字補注周壽昌曰古者宮室通訓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

宮中卽室中也本書亦屢見

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

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

補注先謙曰弟官本作弟是

幸得勿

治

補注王啟原曰幸冀也下吏當考實其罪今匿不出以冀吏之不治此隱渡負罪者之意

放行輕薄連犯大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

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罪名雖顯前蒙恩

補注郭嵩燾曰所奏事皆在前前侍御史云云與前蒙恩相應請連犯大惡罪名顯著前已蒙恩不加究治故但請免歸國也驕

逸悖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

在位臣請免放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

一豔反補注先諫曰厭服也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

入侍中太后曰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

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

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

戰關方略山川形勢

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

此皆重一光字

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呂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爲侍中中常

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爲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

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

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高

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張湯本

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

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凡三徙復還杜陵

補注王啟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帝後園陵不邑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宿

國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觀太史

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

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
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
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卽在
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
著尙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漢興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
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內

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排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
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終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杜周 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杜氏譜云字長孺 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呂周

爲爪牙 補注先謙曰縱在酷吏傳 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 文穎曰邊

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爲寇

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

記使案邊失亡乃爲御史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

案邊失亡乃爲御史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

事中意任用 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 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

餘歲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周少言重遲 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 而內深

次骨 李奇曰其用 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 補注先謙曰據公 其治

大抵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 而善候司 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放依也音甫往反 補注李楨曰司相吏

反史記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壁也上

作伺同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

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

言其大凡耳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

篇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當周之三尺左傳正義鉤命決云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

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邕獨斷策書制長二尺

短者半之命諸侯以策書罪免亦賜策以尺一木豈所述漢制策

簡如此說文檄二尺書段注引後漢光武紀注說文以木簡書長

尺二者謂之檄與前書高祖紀同蓋古本說文如此檄與常簡宜

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尺二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疏又云春秋

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六經之策較常簡長四寸所

以尊經儀禮疏云尺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證之策長不逾二

尺惟刑書策三尺朱博傳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

故自漢相沿以為三尺法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

用鑄定九年竹刑注鄧析造刑法書之竹簡說文范竹簡書古法

有竹刑鄧析益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秦漢以後因相襲用

木簡長三尺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

言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

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專曰人主意指爲獄獄者

短諸備但据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

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

前主所是者爲

律後主所是疏爲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

令三曰格四曰式謂律疏不存大格不存乳敕宋史職官志禁

於未然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設於此而使彼至之謂格設於

此而使彼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補

法無一成惟以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當其時爲是耳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漢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

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

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補注郭嵩焘曰漢制郡

國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尉鞫治加以郡吏專屬太守亦誤先謙曰太官本作大是一歲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也

吏因責如章告劾

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

曰掠笞定之

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

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

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氏盡詆呂不道師古曰呂誣也並音丁禮反注先

謀曰罪至不道極矣更無所請不道師古曰中都官也似當從之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注

先謙曰公卿表周為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天漢二年而是年即書周為執金吾則中廢後數月逐捕桑弘羊衛

皇后昆弟子刻深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

盡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年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

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案周天漢二

年為執金吾三年遷御史大夫據武紀天漢二年秋大搜因泰山

琅邪羣盜起復遣暴勝之等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周

之逐捕盡力正在斯時史記周傳明言逐盜捕治也後七年為征

和元年乃書巫蠱起二年衛皇后弟子長平侯伉坐巫蠱誅逐捕

與巫蠱兩事本不相涉據公卿表周為執金吾時弘羊為大司農

此蓋桑衛昆弟子皆在逐捕中非指弘羊木身所云衛皇后昆弟

子亦非即巫蠱坐誅之衛伉也周執法不避貴戚上曰為盡力無

故武帝嘉之必奉合後事以此傳為謬失理甚矣

私選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

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三

爲吏則夾河爲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褚先生書田仁事云

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

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家訾累巨萬矣

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虐無或爽也師古曰訾與賞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滯曰律營軍司空軍

今字錄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

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

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

病而移居補注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

先謙曰前說是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先謙曰初首先三字同義復出

不辭初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

之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穆荃孫曰通志引風俗通云董奉爲後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皆曰爲桑遷坐

父謀反而侯史吳滅之非匿反者適匿爲隨者也但隨坐耳非自

反也師古曰重覆其事也補注宋

曰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二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

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

相車下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

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已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召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爲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

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曰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

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補注先謙曰好言美言也謂丞相素無定見而爲美

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顏頊好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

善狀補注先謙曰無狀猶言無禮延年愚曰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

是爲故舊又嘗及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

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曰及丞相恐不合眾心

羣下謹諱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光曰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曰及

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謫也補注先謙曰魏範云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讀案顏姚二說

並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

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

師古曰此類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在

不登下宜修孝文時政示已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

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

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延

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上言字下屬若於復奏下加言字

則是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

補注先謙曰可

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爲縣令或抵其罪法

師古曰抵

內則兩府除用掾吏滿歲以其事狀奏聞

之人有姦妄者辨察致之於罪法補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如官

注先謙曰官本特作持法下有也字

府丞相御史府也請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

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決云分章耳非合決疑

也補注郭嵩焘曰吏民上書宜下丞相御史兩府其有異者令延

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

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吏即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時爲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刑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爲光信任故常專主其事也如顏失考

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

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曰定策安宗廟益戶二

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

十戶此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詔有司論定策

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說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

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

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

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臣侯表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

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悉誤爲便耳

安和備於諸事

師古白言皆明習也

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

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

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

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桢曰太僕掌廄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

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

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

上曰璽書讓延年

師古曰讓責也

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蒙

強補注劉奉世曰繫當爲擊字之誤也

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

補注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

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舊儀云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

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

進虛受朕言朕鬱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夙夜思己失不遑

康寧盡思百姓未能較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
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勅於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
問賢俾賢能反本又民靡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
萬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 延年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

視事三歲召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

金百斤牛酒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

篤

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闕本本作病先謙曰官本作病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

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鹿輪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盡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召官本云作曰

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

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爲名

還爲諫大夫遷

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

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

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官屬稱其有恩元

帝初卽位殺貴民流永光中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西羌

反援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以甘露三年爲太常七年

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當元帝初元三年

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適以兩目無

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補注穆荃孫曰兩目無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故不好爲吏茂陵

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曰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

杜子夏曰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材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爲盲杜子夏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

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欽惡曰疾見詆毀也音丁

禮適爲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攬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

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

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問讀曰閑補注宋祁曰軍武庫一

本無軍字諸本皆有子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壽昌口積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先謙曰荀紀成帝建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曰好

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

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補注李楨曰公羊傳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嚳有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舜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增九九八十一合之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蔡邕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以上三說皆與瓚說不合班氏白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此同瓚說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而不必爲夏殷之制爾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曰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媵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

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

而不目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制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是曰晉獻被訥讒

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

鄉術入學

師古曰鄉讀曰術道也注李楨曰術道也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

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補注先謙曰據顏注則

正文作毋必有色聲音技能顏所見本尚不誤後人傳寫誤到色
聲作聲色則音字爲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刪去音字

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故戒之也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
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

作也哀太子之放逐師古曰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
是卞音監補注先謙曰宮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

并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唯將軍常曰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
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
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師古曰
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

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

宣之贊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贊
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章說是也近

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漢人
屬文以殷高宗周宣王並稱以其爲中興之君也宣祀贊侷德殷

宗周宣即用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
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也補注穆荃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字下更有鳴字荃孫

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即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指玉

言故佩玉晏鳴歎康王后之晏起先謙曰列女傳建曲沃貞厲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衡謝短

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

宏後漢紀楊賜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瑣

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羨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請青衣賦云周

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但願

周公如以蒴窈防微消漸諷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王

充習魯詩揚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見

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詩規之皆用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

后夫人作者是畢公也本書匡衡傳衡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

引轉詩教皆與魯詩說同知毛傳非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

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補注宋祁曰離字下疑故

詠淑女蔑呂配上師古曰悶唯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忠孝之篤

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

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補注李楨曰

易緯坤靈圖正其本萬物理差之

豪釐以千里故
君子必謹其始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

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于忽反補注先謙

曰左誤官本作氏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

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

速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

法制補注先謙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呂忽不可曰遼李奇曰

師古曰遼與宏同補注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先謙曰官本無與字蘇林曰字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

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

先謙曰喜宣帝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錢大昭曰梁喜之子

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謙曰迹當作虛字解猶言尋求之

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知謂尋求而知之也後漢儒林傳跡衰敝之所由致注跡猶尋也顏讀迹爲寶字

而訓爲觀得失之蹤迹非是季布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卽

訓爲尋求注並失之

臣欽愚憊經術淺薄不足曰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或在劉向傳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或妻不承夫

或臣子背君父

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

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先謙曰說文垂遠邊也

殆爲後宮

師古曰殆近也

何曰言之曰曰戊申

蝕時加未戊夫土也

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國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作未

土者中宮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

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唯陛下深戒之變感呂類相

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肆高宗之享國與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

丁五十九年陟僞古文出於汲都古文之後故無逸作五十九年要在所呂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熒惑爲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

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補注先謙曰注景公下當有時字呂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

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

求之而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

御安車由登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卽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先謙曰太后上常有帝字

致晨昏之定省

補注先謙曰官本晨昏作昏晨如此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殫天下之財日奉淫侈置萬姓之力日從耳目

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

日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臣日誅忠良賢俊失

在巖穴大臣怨於不目

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讀爲放佚之佚

雖

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日佚

豫爲不可日奢泰持也

師古曰爲治也

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日全眾庶之

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師古

日此殿在未央宮也

策日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日師古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日經對

師古曰據

日據

經義以對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取

欽對日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不信

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

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

身克己就義恕己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爲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補注李楨

曰四語禮記祭義曾子之言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能

下終始作始終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

不及下無於字

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補注沈

以上四語說苑臣術篇李克對魏文侯語周書及大戴官人篇略同近觀其所爲補注劉效曰當云

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爲字下南本浙本並有注字先謙曰據下頤注明有主字是也遠觀其所主師古曰

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補注孔子曰

視其所目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

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此字取人之術也殷因

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

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

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當世治之所務也補注

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注王念孫曰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臣竊有

對曰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臣竊有

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

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從

日匹婦一婦人也補注宋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

祗曰說別本漸本作謀師古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

縱心於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

所欲也師古曰如此則編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

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編欽曰前事病賜帛罷補注先謙

稱病故未錄用後爲議郎復曰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

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

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

師古曰王駿

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卽成帝時塞河隄者也補注

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紀枝尉王延世塞決

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罪過補注何焯曰欽爲野王奏記王鳳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

亦爲王氏補過也先謙曰胡常見翟及繼功臣絕世補注齊召南

方進儒林傳欽教解胡常事無所見絕世補注齊召南

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填撫四夷師古

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

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心不

介然有間補注李焯曰說文介盡也盡則必有間故介一誦問問

介然有間古莧切言穰侯昭王其君臣心中不曾介然有間隔也

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

就封

師古曰范睢爲丞相穰侯就國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文穎

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師古曰武

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迺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

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

補注先謙曰穀梁宣元年傳注放猶屏也

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聞頃音居覓反

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風專權蔽主之過宜廢

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

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亦不忍廢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

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

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

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

亦別也。合則進，不則退。辨之，豈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非主。

分介彙形相亂，經典字多互用。陸氏釋文中不可枚舉。上所曰：待將軍，非將軍所曰：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衛命住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

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

者不同。鄧晉諸人難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補注錢

大昭曰：漢孟軻碑云：天生仲山甫，翼佐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

中，與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其言與欽同。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

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主上之與將軍，夫欲天下治安，變異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補注宋祁曰：南本

意爲句，但治安變異四字不辭，疑作息是也。主上昭然知之。補注錢大昭曰：照南監本

作昭。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書稱公毋困我。成王告周公詞也。言

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益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補

注先謙曰：元后傳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爲古文作公

無困哉，非也。逸周書祭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曰：固

公解亦云公毋困我哉。

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眾庶冤之曰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

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曰爲不坐官職疑其曰日蝕見對

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

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曰爲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時章不以劾鳳

見罪而以奏薦馮野王詆張師古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

美人爲罪故欽欲鳳暴揚之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

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補注

先謙曰左昭元年傳引其封疆注引正也一曰引者控執之爭引

猶言爭執也欽愚曰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補注宋祁曰南並見耶

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曰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曰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

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補注

日官本支作友引宋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曰列

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

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

業有材能目列

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

高子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業爲太常七年免七年當永始三年

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自補注周壽

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楨曰定陵汝南縣也長就國當出關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

奏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而丞相史於長所搜得者蓋長出關時業以此市

思坐免就國其春

補注先謙曰緩和二年

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

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又無恐懼之心反

因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辟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皆字謂目匡也

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睡音五懈反故事大逆朋友坐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

本不誤先謙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故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

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

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誣師古曰

音慢又音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

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廢也皆但曰附從方進

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

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錢讀曰莫補注先謙曰屬官本作薦是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莫如先考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常山太守毛當作屯說見儒林傳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

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于諸反託公報私橫厲

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曰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也音于諸反託公報私橫厲

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靡猶弭也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曰安國家也

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曰尉示天下補注郭嵩燾曰車千秋傳尉安黎庶尉尉

字通百官表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張釋之傳亦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言持平以慰

安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曰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之心也師古曰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曰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般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譖愬故許后被加曰非罪師古曰被音皮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滔于氏師古

紅陽侯立也姊滔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宜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師古曰孤獨特立莫可

據杖權臣易世爾注先謙曰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曰

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誠

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曰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師古曰笑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

師呂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

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爲太常三年丙昌爲太常合此云歲餘誤也

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補注先謙曰選舉屬官不以實也復就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曰前罷

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穎邑

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

侯傳子至孫絕補注穆荃孫曰業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子輔輔子憲見表

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

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

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爲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補

迹其福祚元功注先謙曰業孫憲建武中先降梁王劉永不得封

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

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爲唐杜氏也補注何焯及欽浮沈當世好

謀而成曰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

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謂教妙也補注王念孫曰關雎見微即指上文杜欽說王鳳語言之用魯詩

說也親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謙微兮愍王道之將崩顏說未稿先謙曰官本妙作細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脆音義謂罪敗而復

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脆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脆音詭一說脆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

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補注先謙曰脆脆之或體說文境毀垣也詩乘彼坳垣傳境毀也管子霸形篇注境敗將也抵脆謂因其

毀而擊之如劾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
皆所謂抵其隄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
稱朱博毀師
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第三十

終

漢書六十